

藤花抄

苏枕书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苏枕书 / 著

藤花抄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古诗中咏藤花之句甚多，譬如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譬如夜深不语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阶。藤花清紫可爱，香甜可食。东国亦爱咏藤花，《万叶集》中比比皆是，俳人笔下随处可采撷。本书有关故乡风物与旧事、日本文化与人情，辑完正是藤花盛开时，遂以此为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藤花抄 / 苏枕书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下午茶）

ISBN 978-7-302-34861-0

I. ①藤…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000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樊 瑶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210mm 印 张：7.5 字 数：172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产品编号：050199-01

自序

余自己丑秋浮海东渡，客居京都。此地古属山城国，后为平安京，千年未尝隳堕，寺观塔刹，有北朝洛阳之盛，风雅掌故存焉。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记。居山之阳，暮鼓晨钟相闻，云光雨气时来徘徊。山寺内外多植藤树，春晚花盛，琳琅满目，垂曳可人。每岁往观之，不觉已四回矣。东国文人特爱藤，《万叶集》中比比皆是，俳人亦多吟咏。遂采摭为题。癸巳芒种枕书记。

目	1	船
录	9	重庆往事
	13	八十八夜
	18	爬山记
	21	六叠的世界
	24	吉田山风土记
	33	秋天的植物
	37	在日本当和尚
	41	隔壁邻居
	45	穿在京都
	50	京都的吃
	54	在京都买浮世绘
	73	猫之寺
	76	天平之薨——唐招提寺金堂大修记事
	90	流沙香事：第六十三回正仓院展览

96	无印良品——日本的生活哲学
113	日本庭园浅谈
125	洛中之雨
131	河童物语
136	谈豆腐
151	浮槎
169	拜年
186	两姓之好
207	香织二三事
230	跋

船

我母亲小时候淋巴发炎，坐船到邻镇一位有名的儿科大夫家看病。是那种拿竹篙撑的篷船，行得很快。有人指着岸上的一座院子说，这是某某人家。我妈瞄了一眼，据说看到了丈高的竹棚支起的布匹，蓝白花，还是湿漉漉。能闻到一股染料、黄豆粉、石灰、清水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若干年后，她结婚，惊异地发现夫家居然就是当年在船上瞥到的这户人家。不过四面厢房只剩一间，染布店荡然无存。一家人连同未嫁的小姑都住这间厢房。屋顶常有臭虫掉下来，每天早上得用笤帚扫。

我幼时也有过淋巴发炎，被带到那位大夫家瞧病。那老爷爷还记得我的母亲，笑眯眯的。院内竹匾晒了许多药材。有一条大黄狗，非常大，我很害怕，不敢看它。老爷爷就说，不怕，它不吠的。他的长媳是我小学的音乐老师，很温和的妇人，会弹钢琴，拉手风琴，吹口琴。我非常佩服，因为我连简谱都不会唱。

外婆为长女嫁到这样萧条的人家而愤然，陪嫁的物件迟迟不肯运来。我两岁时举家迁徙。某几日住在外婆家，看到她准备了一屋子家具，有三门橱、电视柜、床头柜、雕花大床、五斗橱，等等。崭新的漆面，照得见我的影子。我不习惯和外婆住，天天闹着要回家。不惜以故意尿裤子的恶行刺激外婆，向她表达我想回家的迫切心情。长大后外婆常以此事嘲笑我，我只是竭力否认尿裤子一节。

外婆挑了个响晴的好天，雇一条大水泥船，开到她家东院前的河湾里，又命人将那屋子家具搬到船上，而后抱我登船。正是四月中旬，两岸开满金黄的菜花，碧绿的麦子与芦苇有清甜潮湿的香气。我问她，这是去哪儿？外婆说，去你家！我有些不相信，那么这些东西？外婆说，送给你家的！那船荡漾着，一路往北走，过桥洞，到五甲镇，过庆丰镇，往西拐，到二爻镇，再往南，再往东。

我醒来时，船停在岸边，跳板搭往岸上，有人费力搬家具。跳板上下震荡的幅度很大，走在上面的人像跳舞，他们肩头的扁担也随之起伏。我妈迟到的嫁妆就这样到来了。

新居即将落成，我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兄长们正前后观察。房顶上有砖瓦匠吆喝着什么，院子里有人筑地基。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负手立在即将成型的庭院里，仰头张望——随即招来父亲的大吼：走远点！我有些愣，定在那儿没动。父亲劈头给了我一掌，打得我耳鼓嗡

嗡响。我还真记得两岁时那一掌，刺激又震撼。我要申辩什么，已经被拉走了。外婆呵斥了几句，大意是说打小孩不能打脸，可以打屁股，又指责我不该站在危险的地方。哭是很可耻的，我没有哭，冷淡地调整情绪，绕到后院去找爷爷奶奶。

那一天，爷爷要去一趟老院。那是他生父曾经居住的地方，后来是他长兄的住所。爷爷少年时过继给他的叔父，所以继承的是这位叔父的染坊和田产——如前所叙，染坊已经不存在了。老院不远，一眼能瞧见。爷爷准备送一只炉子过去。是那种烧蜂窝煤的小炉子，圆滚滚，上头可以搁水壶、锅，底下可以烤蕃芋。每天早上点燃，烧一天，夜里睡觉前打开炉门泼一碗水，吱，一团烟气，灭了。爷爷搬着炉子，哼哧哼哧往老院走。我跌跌撞撞跟过去。我从小就黏他。那路上爷爷不知怎么跌了一跤，额头碰到炉子边儿上，眉角磕了一个小包。这个包一直没消，后来我常常去抚摩，问，痛不痛？爷爷摇头说，早就不痛了。问，还记不记得这个包是怎么来的？爷爷就一把将我抱到膝盖上，说，不记得啦。我很着急，好像是因为他怎么能把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忘了，急忙提醒说，是被那个炉子——爷爷就大笑起来。

我老家东面的河道据说与长江相通。小时候也有坐在河岸边幻想坐一只船漂到长江去。故乡水网密集，当年航运发达时往来船只很多。货船运水泥、黄沙、砖木等物，也有客船和商船。外乡来的船不急着离开的，便泊在桥洞底下。本地人看到外地人，会聊一聊彼处的风土，问他们从哪里来，这一路又经过何处，几时打算离开等等。那

些船设备齐全，有灶台。清早能看到船上的女人蹲在甲板上生火烧炉子。船头的烟囱里也冒白烟。夜里船舱内有灯火，远远看着，让我很安宁。舱顶上用脸盆种着葱蒜、青菜，很好看。因而在我幼年的印象中，行船实在是浪漫的营生。

那时候每隔几年便要疏浚河道，掏挖河底的淤泥，重筑河堤。到了这样的日子，沿河的住户家家参与，青壮年们干活出力，女人们往河堤上送饭菜。下学回来，绵延多少里的河道尽是这番热闹的场景，看得我很愉快。后来读张謇回忆录，有一段回忆他少年时的苦楚：“折出东门，过桥骤风灭灯。时甫浚城河，缘河泥淖深二三尺，连续不绝。虽雨势稍细，而云黝如墨。立桥下久之，易钉鞋，而藏鞋弃灯，持盖柄为杖。蹲地定瞬，辨路高下险易，行十余步辄一蹲……”忽而想起小时候看到的场景，连男人们在堤上挑泥的情状都回忆起来了。

不过我念初中时，航运已很萧条，河道更是再未疏浚过。有些地方已断航，长满各种水生植物。有些人家干脆在河里拦网，每日能捕获些新鲜鱼虾。也有人家在河里拦几道竹竿，划出一片水域种些菱角、鸡头米。

六年级时，班里来了位转校生，和我同姓，比我大两岁，非常腼腆的男生。他的妈妈是幼儿园老师，和我妈妈关系很好，我妈妈让我喊他“哥哥”。课后常常一起做作业，放假也会彼此串门。他的父亲在运河边工作，家里有果园和池塘，还有一条船。我去他

家玩时，非常羡慕泊在他家池塘边的那条船，可以划到水中央捞菱角。小学毕业，他妈妈邀请我去运河边玩。我妈也很鼓励我出去看看大江大河。我便踌躇着出发了。路上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运河边的一个船舶厂。旁边是办公楼和家属区。当地说的是川沙话，我只听得懂，不会讲，因而非常羞涩。小哥哥比我更害羞，一味要往住处跑。他的父亲似乎是位负责人，因而有三间很宽敞的屋子，在五楼。一切都非常陌生。爬上楼头，一眼就看到滔滔的运河与浑浊的江水，还有远远近近的船只。看得我腿肚子有些发颤，仿佛一不小心就要被江水卷走似的。楼里的人们对我很热情，还有人开玩笑说，哎呀呀，这是小新妇么？我非常不好意思，心想，才不是呢！但只好装作听不懂川沙话。小哥哥的父亲很温厚，夜里喝了点黄酒，气氛很温馨。但我已经开始想家，想妈妈，想爷爷奶奶。而且我不敢一个人去厕所，但又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讲，就那样痛苦地煎熬着。

半夜忽而风雨大作，大家要休息了。小哥哥睡一间，我睡一间，他的父母睡一间。太可怕了！我怎么敢一个人睡呢？终于勉强对他的妈妈说，我要和您睡！很顺利地得到了批准。不过我怎么也睡不着。窗外有一盏昏黄的灯，照见细密的雨线。枕畔已有很均匀的甜鼾，这位阿姨睡着了。啊啊，我还是睡不着！紧闭的眼睛已憋出眼泪，满脑子都在想一些奇怪的、可怕的事。这样挨着，还是睡了过去。但半夜又醒来——枕边的阿姨已经不见了！我以为她是去厕所，怀着期待等她回来。但是，没有！啊啊，我妈也常常这样欺骗我，说好了陪我睡，半夜我却发现自己躺在奶奶身边！那一晚辗转反侧，终于等到了

天明。雨还没有停，我却坚决要求回家。所有的人都劝我再玩几天，说江上有一种好吃的鱼。你不是最高兴吃鱼么？还有螃蟹，比家里那边都好吃！带你去船上玩，好不好？不好。我强硬地坚持。连很少说话的小哥哥也开口挽留我。但最终，当天吃过午饭，阿姨还是将我送了回去。

后来小哥哥和我念的不是同一间中学，往来渐稀。到今日，已完全没有消息了。

小学时中午在学校吃饭，午休时间很长，学校里待不住，就出去玩。学校北面有一条大河，岸边常常系着人家的小船。有一回，我居然叫了几个同学爬到船上，这还不够，竟将船缆也解开，就这样飘飘荡荡驶往河中心去了。我以为撑篙划桨是很轻松的活儿，长篙划开的仿佛是柔软的丝缎，荡着涟漪的水波如此美丽。而自己一试才知道，连篙都拿不起来。船就这样打着旋儿东游西荡，我们开始觉得有趣，越漂越远的时候也是害怕的，又不敢求救。最终还是船主发现了我们，划了另一只船过来，将我们的船牵回了岸边。

有一位朋友的远亲，不知籍贯何处，只晓得那户人家有一艘大船，常年住在水上。问他们有没有陆地上的家，答说好像是没有的。他们能把船开到非常远的地方去。有多远？开到运河，开到长江，去过镇江，去过扬州！啊啊，真是太远了。这些年水运萧条，他们又把船开了回来，泊在某处河湾里。日久天长，居然被周围的莲花

紧紧围了一圈。莲藕的繁殖能力真强，不过一年辰光，就把河面挤得满满当当。高高撑出水面的莲叶绕船摇曳，红白二色的莲花招招摇摇送到船舱的窗口，真美！但船开不出去了，又不舍得毁了这么好的莲花。怎么办？主人家将船翻修一新，重新漆了一道，添一层船舱。二楼檐下挂一排明亮的灯笼，索性开了间麻将馆。船上的麻将馆真好，四面莲花，清香远逸。周围没有住户，怎么热闹都行。喝茶、喝酒，拔了现成的鲜藕切片。这家人终于也定居陆上，那船只是吃喝消遣的去处了。

我高中时，心情总是低落。当时有个好朋友，常带我到校外散步。走出去好远，看到废弃的水塔、无人居住的庭院、田野、河流、远方的教堂。这一切在我看来有着邈远美好的寓意。那河边有一条破旧的水泥船，舱顶长满野草，船篷朽败不堪。而我看着那条船，居然浮想联翩地对他说，我们不如偷了它，逃到遥远的地方去吧！这河能通往长江么？漂到长江去！我小时候，有几回遇到外地来的船家，就听别人说，那船上的女人是跟船主私奔的！

我沉浸在关于私奔的美好想象中，暮色四合。他说，现在通讯发达，私奔很危险。就这样无情地扑灭了我幻想的小火苗。仿佛是往炉子里泼了一碗水，吱——火焰灭了。我说：回学校吧，作业还没做完。他说：好。

当年外婆用大船运来的家具如今仍在我的老家。三门橱中间那块穿衣镜碎过一回，又安了块新的。橱门太旧，合上已有些困难。漆

面剥落，露出白漆的底色。雕花大床微微走样，颜色也旧了。而每年回家，躺到那张床上，仍然能迅速地睡着，四面的床帐兜着温柔的风色。听父亲说明年要翻修旧家，苦恼的是运送黄沙水泥的船只很久才来一趟。想到这里，仿佛旧梦重回，原来所有的记忆都还保持着新鲜的色泽与气息。

重庆往事

说往事，其实不过是自己经历的一点岁月。我是零五年秋天到的重庆，在那里念了四年书，后来走得很远，睽违日久。少年时去过的地方，当时或许不经心，时间越久，记忆竟越清晰。有一天晚上，偶闻白水一曲《花拾叁楼主人》，幽渺寂静，以川音曼声吟诵，好似当头一记闷棍，缓过来才知自己对于西南也有可称为乡愁的感情。

而回忆偏如散珠，稍一惊动，就遍地抛滚，不成片段。就说与音乐有关的吧。山野多奇士，重庆就是这样的地方，刚开始还不习惯。那时有几个朋友玩得不错，有空小聚，找个滨江茶馆打打麻将。某回山里突然暴雨大作，半晌不停。有人渐坐不住，离了牌桌，说什么也冒雨回家了，如是又走了两三个。我学校在荒僻的山里，轻易走不了，只好傍着竹窗，望江烟一色，不辨天地。茶水冲至淡而无味，忽有人慢悠悠不知从哪里取出一管尺八，对着雨界吹起曲子。那人生得方头大耳，嗓门响亮，有几分匪气，牌桌上很利索，我们喊他“六哥”。而我从来不知他会尺八，隔了丈远呆呆听着，雨仍不止。

后来一天，他们几个说要去缙云山小住。我得上课，去不了。问

他们做什么去，答说找个农家院打牌。他们不论到哪里，只要有牌桌就好。

再见面是几个月后，刚好有家日本艺术团到某大学公演谣曲。重庆文化活动不多，远不如北京、上海。因此哪怕再没名气的演出，都能令一帮人激动好久，遂约在会场碰头。六哥这天带了几根尺八来，想散场后上前讨教。台上有位吹龙笛的老妇人，身边一只布袋，装了几十管长短不一的竹笛。新起一支曲子，便端端正正换根笛子。场内闹哄哄，那时候我也不大能欣赏日本的传统乐曲，他们咿咿呀呀唱的，也近乎全然不懂。六哥很佩服那老妇人，说吹得好，也佩服那一大袋笛子。散场后，我们挤到后台，把六哥推上前，对方正在卸妆，有些无措。六哥不知怎么突然腼腆极了，扭扭捏捏从包里取出一管尺八，请他们指点。一位枯瘦的老人请六哥吹一曲，渐渐围上来不少人。六哥呜呜咽咽吹了半支，有些断续。后台足音杂沓，加上语言不同，此番交流并不成功。我们退出来，默默走了好长一段路，人潮终于退去。走到一片大湖边，月影沉璧，松风满怀。大家站定，呆望粼粼波光。六哥开始吹曲子。这一次听得非常真切，每一个细微的转音都送至耳际。曲罢一静，六哥笑说，这是新做的一根，竹子就是前几月刚从缙云山砍的。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六哥吹尺八。人事丛胜，日后就是打牌也聚不齐，朋友们就慢慢散了。

巴蜀出诗人，不说官方民间大小若干诗歌协会，就是在茶馆打牌时，也能碰着一两个。当然要用重庆话念，吟哦顿挫，宾主陶醉。重庆话很有趣，在诙谐的本领上，大概只有东北话可媲美。用来念诗，

很奇妙。我曾认识个公检法机构工作的中年人，满脸横肉，挤出刀刻似的褶子。平头，胡楂深青，人称楚局长。他也写诗，歌咏风花雪月，笔致细腻。休息日打印一叠诗稿拿给我们看。我不写诗，对现代诗毫无鉴赏力，却有刻薄的兴致，翻了半天也不愿赞美一句。楚局长不介意，跟我们聊工作，聊近来的案子。说有个年轻人，杀了几个女人，烹煮食尽，落网时犹回味不已。说一个偷儿，街上对一老太太下手，老太太反手两掌劈颊，呵道，看清楚！我是你老大某某某的妈！偷儿吓傻，跪地赔罪。我总觉得，楚局长要能写写这些奇闻，肯定比写诗好看。不过他摇头说没意思，“一点都不好耍”。当时他想自费出本诗集，不知后来是否如愿。

我刚进大学时，不好好念本专业的书，倒想去其他学校旁听。那学校在北碚，离我学校很远。得五点半起来，乘狂奔的破公交到城郊转高速大巴，这才赶得上早晨那节课。年轻时不怕浪费时间，做什么事都天经地义。那样莽撞的热情，后来就没有了。毕业前一年，系里到北碚山中春游。为免门票，集体自后山抄近路。藤蔓丛生，荆棘遍野，很不好走。半山有农家，土墙蜂洞密布。有同学捉了蜜蜂，拦腰掰开，一咬一口蜜。小园里橘树开着洁白喷香的花，毛虫一撅一拱吃叶子。满地都是鱼腥草，开着白花。有女生沿途拔了不少，叶片就闻闻味道，留了根茎说要凉拌。

走了半天路，来到山中一户农家乐，吃豆花和新杀的鸡。下午到夜里一直打牌。山里天黑得早，入夜只听满耳竹声，簌簌如豪雨。主人家在廊下点了布面灯笼，摇摇曳曳倾泻一地光影。不知怎么众人